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美】艾勒里·奎恩 © 著

Ellery Queen

陈登颐 © 译

群众出版社

希腊棺材之谜

The Greek Coffin Mystery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美】艾勒里·奎恩 © 著

Ellery Queen

陈登颐 © 译

群众出版社

希腊棺材之谜

The Greek Coffin Mystery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棺材之谜/(美)奎恩著;陈登颐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ISBN7-5014-1867-5

I. 希… I. ①奎… ②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362 号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2378

版式设计:连生

希腊棺材之谜

(美)艾勒里·奎恩 陈登颐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79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867-5/I·750 定价 17.0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目 录

第一部

- | | |
|---------------|-------|
| 一、入土为安 | (3) |
| 二、搜寻遗嘱 | (6) |
| 三、疑窦丛生 | (11) |
| 四、闲言闲语 | (19) |
| 五、身后之物 | (28) |
| 六、掘墓开棺 | (37) |
| 七、搜罗证据 | (43) |
| 八、他杀 | (61) |
| 九、记事 | (67) |
| 十、蛛丝马迹 | (87) |
| 十一、先见之明 | (92) |
| 十二、事实俱在 | (98) |
| 十三、多方调查 | (104) |
| 十四、指认来客 | (116) |
| 十五、误入歧途 | (127) |

十六、养精蓄锐	(144)
十七、略有瑕疵	(167)
十八、发现遗嘱	(180)
十九、泄露机密	(186)
二十、深思熟虑	(203)
二十一、日记启示	(212)

第二部

第一卷

二十二、山穷水尽	(220)
二十三、奇谈怪论	(221)
二十四、物证俱在	(243)
二十五、遗留问题	(250)
二十六、恍然大悟	(256)
二十七、电报往返	(269)
二十八、请求援助	(275)
二十九、大有收获	(281)
三十、盘根究底	(293)
三十一、如此收场	(296)
三十二、大显身手	(305)
三十三、水落石出	(319)
三十四、穷源竟委	(325)

第一部

“无论研究科学，历史，心理学，或是任何一门学问，透过表面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就定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往往和其表象大相径庭。美国杰出的思想家洛厄尔^①说过：‘优秀评论家的禀赋，首先在于多思善疑。’我认为，对于研究犯罪学的学者来说，这话也同样适用。”

“人心诡谲多变，甚可畏惧。只要稍有偏差，哪怕细微得连所有的现代化精神病探测仪都无法测知，其后果亦不堪设想。犯罪的动机、作案时的感情冲动、案犯的心理过程，凡此种种，谁能说得清楚？”

“我研究叵测的人心，已记不清有多少年了，对此也仅有粗浅的体会。我只能奉劝诸位，多用你的眼睛，多动上帝赋予你的脑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犯罪行为只有模式，没有逻辑可言。你的任务就是对错综复杂的现象耐心地条分缕析，力求理清一团乱麻。”

——引自弗洛伦茨·巴赫曼教授 1920 年在慕尼黑大学“应用犯罪学”讲座上的闭幕词

① 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1819—1891），十九世纪的美国著名诗人及文艺批评家。

剪 报

乔治·卡尔基斯 因心力衰竭辞世，享年六十七岁

此人系世界著名艺术品收藏家及经营商，三年前即双目失明

星期六早晨乔治·卡尔基斯因心力衰竭，于私邸的书房内辞世，享年67岁。这位名闻遐迩的艺术品收藏家、鉴赏家和经营商，卡尔基斯美术馆的创办人，乃是久居纽约的古老的卡尔基斯家族的最后一代。

据其私人医生邓肯·弗罗斯特大夫宣称，卡尔基斯先生因内脏痼疾导致双目失明，杜门不出达数年之久，但并非病入膏肓，死讯殊出人意外。

乔治·卡尔基斯一生居住纽约市，历为美国购进极为珍贵的艺术瑰宝。——这些珍品现在有的陈列在博物馆里，有的为他的主顾们珍藏，也有的

保存在第五大街他自己创办的美术馆内。

他身后的亲人有一个妹妹迪菲娜，是卡尔基斯美术馆经理吉尔伯特·斯隆的夫人；一个外甥阿伦·切奈，是斯隆夫人与前夫所生；还有一个堂弟德米特里奥斯·卡尔基斯——这些亲人都寓居在纽约市第五十四东大街十一号死者的公馆内。

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二举行入殓和殡葬仪式。遵照死者生前经常表示的素愿，一切从简，除至爱亲朋，不邀请外人参加。

一 入土为安

卡尔基斯案件一开始调子就是阴沉的。它以一个老人的去世作为引子，这和接踵而来的事件，气氛极为吻合。老人之死，就像对位音乐的主题一样，贯串在整个葬礼进行曲的错综复杂的旋律里。曲中显然缺乏悼亡伤逝的悲凉情调。乐曲通篇回荡着邪恶的音符，直到曲终，管弦乐队奏出罪恶的强音为止。这首令人毛骨悚然的挽歌，在其最后一个不祥的音符消逝以后很久，至今依然余音不绝，缭绕在纽约人的耳际。

不言而喻，当乔治·卡尔基斯因心力衰竭而撒手人寰之际，谁也料想不到这是一首谋杀交响曲开宗明义的主题前奏。艾勒里·奎恩更是始料未及。甚至不妨断言，直到这个老瞎子的遗体在大家公认为其长眠之地以最正常的方式安葬三天之后，艾勒里·奎恩方才知悉乔治·卡尔基斯之死。这件事才迫使他注意。

当卡尔基斯的死讯为报纸披露时，艾勒里一向对报章杂志漠不关心，所以并没有亲眼看到这则讣闻，更是没有想到，死者墓穴的位置还大有文章。这方面的情况，各报均未阐述，只有一家老报《纽约方志》上刊载了一篇别致的花边新闻谈到此事。卡尔基斯在第五十四东大街十一号的这幢渐趋颓败的褐色砂石建筑物，跟一座古意盎然的教堂是毗邻。教堂前门开在第五大街上，第五大街与麦迪逊大街之间的这片街区被教堂占去一半，教堂北傍第五十五大街，南靠第五十四大街。在卡尔基斯公馆与教堂中间有一块属于教堂的墓地，乃是本市最古老的私人墓地之一。死者的遗体正是准备落葬在这块墓地上。卡尔基斯家族隶属于这个教区，已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了，所以尽管政府卫生法明令禁止在市中心下葬，他们却不受此项法令的约束，有权使自己的先人在

第五大街摩天大厦的楼影下永眠安息。他们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他们历来拥有教堂墓地中的一片地下墓穴群。这些墓穴的入口全部比地面低三英尺，而教堂墓地的草坪上又丝毫没有石碑的痕迹，所以它们绝不会被街上过往行人发现。葬礼毫不张扬，在亲人间悄悄进行，没有抹泪，没有哭泣。尸体涂抹上防腐香膏，套上夜礼服，殓入一口乌光油亮的大棺柩，搁在卡尔基斯公馆底层的客厅里一座棺架上。丧礼由隔壁教堂的约翰·亨利·艾达牧师主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牧师的布道演说，以及抨击现实的文章，总是在大都会的报纸上以显著地位刊载出来。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场面，除死者的管家西姆斯太太，有声有色地表演过一场颇为别致的昏厥以外，也没有什么歇斯底里发作的现象。

然而琼·布莱特小姐后来追述，她当时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也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女性直觉的特异功能。医学界人士往往对之持否定态度，说这纯粹是胡言乱语。不论怎样看待这件事，反正她用英国式的古怪口吻，一本正经地说，当时“气氛中带有紧张”的味道，可是如果确实存在紧张的话，那到底是谁，是哪个人或哪些人造成这种紧张的呢，她却说不上来。也可能是她不愿说吧。从表面上看，一切都似乎平常自然，顺理成章，并没有值得紧张的事。有的只是藏于内心、引而不发，淡淡的哀愁。简单的葬仪结束以后，家族成员以及寥寥几位在场的亲友和仆役，都列队绕棺一周，最后一次瞻仰遗容，然后矜庄肃穆地回到原位。形容枯槁的迪菲娜哭泣了，但她哭得雍容娴雅，流了一滴珠泪，悄悄揩试掉，继之一声哀叹。那个人人都管他叫呆米的德米特里奥斯，用白痴的眼光呆呆地凝望着棺材里的堂兄，好像被那张死板冷漠的面容吸引住了。吉尔伯特·斯隆拍拍他妻子的胖手。阿伦·切奈脸微泛红晕，双手插在茄克衫口袋里，皱眉茫然瞪着空中。卡尔基斯美术馆的馆长纳西奥·苏伊查，着一丝不苟的丧服装束，萎靡不振地站在角落里。死者的法律代理人伍卓夫轻轻地擤擤鼻子。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又那么平淡乏味。那位名叫史图杰斯的愁眉苦脸而又精明强干的殡殓承办人，指挥他的下手，麻利地钉上棺盖。于是只剩下组织出殡队伍这件乏味的例行公事了。阿伦、呆米、斯隆和苏伊查，排列在棺架两侧，经过一番陈规陋矩的忙乱以后，把棺材扛上肩膀。殡殓承办人史图杰斯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并安排妥当。艾达牧师喃喃地祈祷一番，然后送殡的一行稳步徐徐走出了公馆。

正像艾勒里·奎恩后来意识到的那样，琼·布莱特是一位很机警的年轻女士。她感觉到当时的气氛中有某种紧张的味道。确实如此，然而这紧张从何而来呢？很难明确地指出这来自某一个人。这也可能是来自和弗里兰太太一起排在行列末尾的大胡子的沃尔兹大夫；也许是来自扛棺材的那几个人；也许是来自和琼一起随在棺材后面的人；也可能干脆是来自这所邸宅本身。这可能就是西姆斯太太在自己床上放声痛哭，男仆韦格施在死者的书房里呆头呆脑地抚摸自己下巴这样一些简单事实造成的。

当然，这紧张气氛并没有给出殡制造障碍。送葬的队伍不从前门走上第五十四大街，却从后门进入花木稀疏的后院。这个被第五十四大街和第五十五大街的六户人家围绕的后院，实际上又无异是这六户人家专用的通道。一行人向左转，穿过后院西侧的门，就进入墓地。过路的人，以及如蝇赴膻般被吸引到第五十四大街上看热闹的人，可能都有受到愚弄之感。出殡队伍之所以选择这条隐蔽的通道去墓地，也正是为了让他们上当。看热闹的人群当中有新闻记者，也有摄影师，全都出奇地安静，紧贴住顶上有尖钉的围墙，透过铁栏杆向那小小的墓地好奇地张望。悲剧中的演员们，对观众毫不理睬，自管越过光秃秃的草地，和另一伙人会聚，这伙人围着草地上的一个长方形的洞穴，以及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挖起的泥土，包括两个掘墓工——史图杰斯的助手，教堂司事亨尼威尔，还有一名独自站在一旁的小老太婆，头戴一顶

古怪可笑的过时的黑女帽，正在揩拭她那见风流泪、粘膜发炎的眼睛。

要是咱们相信琼·布莱特的直觉的话，那么，紧张依然存在。然而并没有出什么意外。随后的事情和以往的一样单纯，无非是老一套的照章行事。一个掘墓工向前弓身曲背，紧紧抓住平嵌在泥土中的一扇锈迹斑斑的旧铁门的把手。铁门被掀开了，微微冒出一股霉味，棺材缓缓下降到四周砌着旧砖的地窟里。掘墓工短促而低沉地吆喝了几声，将棺材向一边慢慢移动，进入这片墓穴的众多壁龛中的一个，隐没不见了。于是铁门铿锵一声关上，挖起的泥土和草皮仍旧覆盖到铁门上。

琼·布莱特后来对人谈起她当时的印象。她肯定地说，气氛中的紧张味道，不知怎么一来，倏地消失了。

二 搜寻遗嘱

然而仅仅是在送葬人群从后院循原路回到住宅这段短短时间内，紧张的气氛才暂告消失。

它接着又出现了。而且有一连串可怖的事件纷至沓来。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如梦初醒，对紧张气氛的起因恍然大悟。

出事的第一下警钟是死者的法律代理人迈尔斯·伍卓夫敲响的。至此情况像石头上镌字一样清晰了。艾达牧师已经回到了卡尔基斯家，安慰死者亲属。紧随而来的是教堂司事亨尼威尔，此人是个机灵精儿，教堂事务样样熟练，像个琉璃球儿到处溜过来钻过去。在墓地与送丧行列会合的那个两眼见风流泪，粘膜发炎的小老太婆，自然跟着大伙儿回到公馆，这会儿也待在客厅里，用一种吹毛求疵的目光，瞅着空溜溜的棺架，殡殓承办人史图杰斯这时正和两个下手忙着使他们原先布置的阴惨惨的灵堂恢复为客

厅的原状。谁也没有请那个小老太婆进来，谁也没有注意她的出现。可是那个白痴呆米却与众不同，他用一种弱智的目光，嫌恶地瞅着她。其余的人有坐下来的，也有无精打采地趑来趑去的。很少有人搭话，除了殡殓承办人和他的下手以外，看来谁都无事可干。

迈尔斯·伍卓夫也跟别人一样坐立不安、心神不定，他想排遣殡葬后这一段的无聊心情，信步踱进了死者的书房，据他后来讲，是漫不经心的，并无任何目的。男仆韦格施慌不迭站了起来，仿佛刚在打盹。伍卓夫摆了摆手，仍然漫无目标地信步穿过房间，踱向两架书橱间的一堵墙壁，卡尔基斯的保险箱就嵌在那儿。伍卓夫后来一口咬定，他当时按选定的组合数字拨动保险箱上的号码盘，开启厚实的小圆门，纯属一种下意识的机械动作。他事后声称，当时根本没打算寻找那件东西，更没有想到它会遗失。据说，就在送葬队伍离开屋子的五分钟以前，他还见过它，而且确实用手摸过它！然而千真万确摆在面前的事实却是，伍卓夫此刻发现，它连同存放它的铁盒竟不翼而飞了，无论是出于偶然巧合，还是事前就已疑心，反正他发现这东西丢了。这就敲起了警钟。这消息就像那个牵扯不完的故事《杰克造的房屋》^①，很快牵扯开来了，导致紧张空气重新出现。一连串的恐怖事件接踵而来！

发现这东西不翼而飞以后，伍卓夫的反应是别具一格的。当下他旋风似地冲到韦格施面前，韦格施还以为他突然疯了。他厉声咆哮，“你碰过这保险箱吗？”韦格施怯生生、结结巴巴地说“没碰过”。伍卓夫直喘粗气，仿佛在追一个无影无踪的目标，不知该往哪儿跑才好。

“你在这儿坐了多久？”

① 《杰克造的房屋》是英国民间著名的连珠体童话，每提起一个人物，总要不厌其烦地将之赘述一番，唠唠叨叨，牵扯不完。——译者注。

“先生，大家送葬到墓地去那会儿，我就坐在这儿了。”

“你坐这儿的时候，有谁进来过吗？”

“先生，一个人影也没有来过。”韦格施惊惶不安，粉红色头皮后面那圈披在耳朵上的白发激动得簌簌直抖。韦格施老头被吓蒙了。他从伍卓夫那耀武扬威的架势中，看出一定出了什么大乱子。伍卓夫恐怕是在欺负人呢，他凭他那魁梧的身材，红脸，和粗嗓门，把老头儿吓得差点儿流泪了。“你在睡大觉！”他暴跳如雷。“我进来的时候你还在睡囫圇觉呢。”韦格施咕咕哝哝地分辩，“我不过打了个盹儿，先生，真的，先生，不过打了个盹儿，先生。我一刻也没睡着。您一进来，我不就听见了？对吧，先生？”

“嗯……”伍卓夫的怒气平息了一点儿。“就算是这样的吧。马上去请斯隆先生和切奈先生过来。”

当这两人带着困惑的神情进来的时候，伍卓夫先生正以救世主的姿态屹立在保险箱前面。他施展他的诱供的拿手绝招，默不作声，用炯炯的目光狠盯着他们。他顿时觉察到斯隆有点不对劲。究竟毛病出在哪儿，他却说不上来。至于阿伦，这小伙子还是像平时一样的愁容满面。一接近他，伍卓夫律师就闻出他嘴里冒出一股浓烈而呛人的威士忌酒味。

伍卓夫哪有时间跟他多啰嗦，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捅到点子上。他指着那只开启了的保险箱，用怀疑透顶的目光逼视着这两个人。斯隆摇了摇他那雄狮般的脑袋，没有吭声。这人年富力强，衣着考究，打扮得非常入时。阿伦也一言不发，只无动于衷地耸了耸肩膀。

“好吧，”伍卓夫说。“这件事我是无所谓。不过，先生们，我打定主意要搞个水落石出。现在就开始。”

伍卓夫踌躇满志，这所公馆里的每一个人都听从他的专横的传唤，来到了书房。说起来好像难以置信，却又是千真万确，那支送葬队伍回到卡尔基斯公馆还不满四分钟，就已经被伍卓夫全

体召来挨训了。全体，连殡殓承办人史图杰斯和他的两个助手也不例外。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众口一辞地说，非但没有从保险箱里拿过任何东西，而且这一天当中连去也没有到那边去过。伍卓夫听了将信将疑，但无计可施。

就在这么一个闹剧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时刻，琼·布莱特和阿伦·切奈不约而同地灵机一动，同时夺门而出，挤挤碰碰地跑到大厅，又从大厅奔入过厅。伍卓夫嘎声嘶喊着，也紧随着冲了出去。他怀疑出了什么乱子。阿伦和琼合力拧开过厅的门，冲到门廊，推开了那扇没上锁的前门，面对着大街上略感惊讶的人群，伍卓夫也紧随而至。这时琼用清晰的女低音发话了，“刚才半小时内，有谁到这屋子里来过？”阿伦也嚷道，“有谁？”伍卓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喊开了。一群记者正在人行道上趴在闩住的围墙栅门上朝房屋张望，其中一个愣头青小伙子答得干脆，“没人来过！”另一个记者慢声慢调地问：“出了什么事啦，老先生？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进来呢？我们不会碍事的。”街上看热闹的当中也有三两个起哄，表示赞同。琼很自然地脸红起来，不由撩了撩自己的褐色头发，下意识地梳理着鬓脚。阿伦又喊道，“屋里有人出来过吗？”大家雷鸣般地回应道，“没有！”伍卓夫干咳起来，这群群众场面动摇了他的自信心，他烦躁地把姑娘和小伙子赶回屋里，然后谨慎地顺手锁上了门——这回是把前门和过厅的门都锁上了。

不过伍卓夫这号角色是不会长久地信心动摇的。他一回书房，马上就恢复了自信。书房里的人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都用茫然的期待的目光盯着他。他连珠炮似地挨个儿厉声发问，结果发现这一家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保险箱的组合号码。这时他失望得简直要厉声狂吠了。

“好啊，”他说，“好啊。这儿有人在耍花招，有人在扯谎。别急，我们马上就会查个水落石出的，马上，我敢打保票。”他在这些人面前大咧咧地踱来踱去。“咱们挑明了说吧。这是我的责任

——我的责任，你们放明白些。”每个人都对他点头不迭，就像一套玩偶似的。“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我都要搜身。现在就搜。马上开始。”听到这话，大家都停止点头了。“嗯，我知道这儿有人不乐意这么做。你们以为我乐意吗？不过我非这样做不行。好嘛，它就是在我的鼻子底下被偷走的。我的鼻子。”听到他讲这话，不管这场面多么严肃，琼·布莱特咯咯地笑出声来；伍卓夫的鼻子确实在他脸上占了不少地盘呢。

修饰整洁，模样潇洒，无可挑剔的纳西奥·苏伊查微微一笑。“嗨，得啦，伍卓夫，这岂不是有点像闹剧吗？这件事也许简简单单就能说清楚。您是在演戏呢。”

“您是这么看吗，苏伊查，您是这么看吗？”伍卓夫把愤怒的目光从琼一下子移到苏伊查身上。“我看得出您不赞成搜身。为什么？”

苏伊查冷冷一笑。“嗬嗬，我是在受审吗，伍卓夫？您放得有分寸点儿吧，老兄。您就像只割掉脑袋的小鸡在乱蹦。”他的话像刀子一样锋利。“哦，您以为在葬礼的五分钟之前看见过盒子放在保险箱里，莫非您看错了吧。”

“看错了？您是这么认为的？等到从你们当中挖出个小偷来，你们就知道我没看错了。”

“不管怎么着，”苏伊查呲出雪白的牙齿。“您压制人，我可不吃这一套。不信，您倒试试看，来搜我的身吧，老头儿。”

逼到这一步，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了；伍卓夫完全控制不住了。他怒不可遏，大发雷霆，扬起大拳头，在苏伊查的尖溜溜、冷冰冰的鼻子底下直晃，唾沫星子四下飞溅，吼道，“我对上帝发誓，我要让您瞧瞧！老天爷，我要让你们瞧瞧怎么个压制法！”临了，他终于做出了一开头早该做的事——抓起了死者书桌上两个电话筒当中的一个，火气很大地拨号，激动得结结巴巴，跟那个瞧不见的接话人讲开了。讲完话，他把电话筒啪的一声摔下，用一种

幸灾乐祸的口气对苏伊查说，“您等着瞧，看会不会搜您的身，老弟。根据桑逊检察长的命令，这房子里所有的人都不准离屋一步，等候检察公署的人过来！”

三 疑窦丛生

佩珀副检察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在伍卓夫电话报警半小时后他就来到卡尔基斯公馆。他一来到，事情就进行得顺利起来。他具有诱发人谈话的才能，因为他懂得奉承的妙用——这种本领是种天赋，像伍卓夫这一号直来直去的出庭律师是一辈子也学不会的。使伍卓夫惊讶得很，连他自己，在跟佩珀交谈片刻以后，心情也舒畅多了。至于随佩珀一起来的那个抽雪茄烟的圆脸胖子，大家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人名叫科哈兰，是检察公署的一名侦探。他根据佩珀的指示，只是站在通往书房的门口，静静地抽他的雪茄烟，不出头露面，当然不会引人注目了。

伍卓夫赶快把这位英姿焕发的佩珀拉到角落里去，把殡葬中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情况就是这样，佩珀。送葬的人在这房子里整队出发的前五分钟，我曾经走进卡尔基斯的卧室，”他笼统地指了指从书房通往卧室的另一扇门，“拿上卡尔基斯的铁盒钥匙，回到这儿，打开保险箱和铁盒，那时我清清楚楚看见它还在盒子里。可是现在……”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没告诉您吗？我准是太激动了。”

佩珀难道还看不出吗？伍卓夫明摆着是太激动了。他擦擦脸上的汗，继续往下说。“我指的是卡尔基斯的新遗嘱呀！新的，请您注意！铁盒里放的毫无疑问就是那份新遗嘱，我拿出来看过，上面有我自己的印鉴，看了以后我把它放回原处，把铁盒锁好，再

锁上保险箱，这才离开这间屋子……”

“等一等，伍卓夫先生。”佩珀有个规矩，他对那些有希望能提供线索的人，总是称为“先生”，“除您以外，还有谁会拿着铁盒子的钥匙吗？”

“绝对不会，佩珀，绝对不会！那只铁盒子只有一把钥匙，这是卡尔基斯不久前亲口对我说的。这把钥匙我是在卡尔基斯卧室里从他衣袋里找到的。我锁上铁盒子和保险箱以后，就把这钥匙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干脆说吧，就是串到自己的钥匙圈上。喏，这会儿它还在我身边呢。”伍卓夫边说，边从臀部口袋里掏出一只钥匙包，手指哆哆嗦嗦地从中拣出一把小钥匙，从圈上解下来，递给佩珀看。“我敢保证，这一阵子它一直在我的口袋里。喏，哪能从我身上偷走呢！”佩珀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再说，也没有时间下手呀。我刚离开书房，大家就忙着排队了，接着我们就出发送葬。回来以后，我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咋的，又回到这里来，打开保险箱一看——啊呀，老天爷，遗嘱连带铁盒子都不翼而飞啦！”

佩珀啧啧连声，深表同情。“您琢磨是谁拿走的呢？”

“琢磨？”伍卓夫瞪着眼向周围扫视了一圈，“我琢磨得够多的了。我心中有数，可惜抓不到证据！您听我说，佩珀。情况不是明摆着嘛。首先，我看到盒子里有遗嘱的那会儿，在这幢房屋里的人，现在都还在这儿，一个也不少，没有哪个去了不回来。其次，参加送葬的人，都是排队离开屋子的，排成队列穿过后院进入墓地，他们在墓地的全部活动，都可以报出一本账来。而且除了墓地上遇到的几个人以外，他们并没有跟任何外人接触。再说，送葬的原班人马回来的时候，墓地上遇到的几个外人也捎带着一起来了，这几个人也都还在这儿。”

佩珀眼睛一亮。“这里面大有讲究，很有意思。换句话说，假如送葬的人当中有谁偷了遗嘱，想把它塞给这几个外人，那也是